

長島怪沫、忠義淵藪、碧水長流

——明清海洋詩學中的世界秩序

廖肇亨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

生命本身就是滿布暗礁與漩渦的海洋，人是最小心翼翼地，千方百計避開這些暗礁和漩渦。儘管他知道自己即令歷盡艱苦，使出「渾身解數」而成功地繞過去了，他也正是由此一步一步接近那最後的、整個的、不可避免不可挽救的船沈〔海底〕。並且是直對著這結果駛去，對著死亡駛去，這就是艱苦航行最後目的地。對他來說，〔這目的地〕比他迴避過的所有暗礁還要兇惡。

——叔本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¹

一、問題的所在：中國海洋詩學

海洋是中國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然而近代文化的研究者卻常以「海

本文曾於二〇〇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舉辦的「理論與文本：明清敘事理論與敘事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中以同題進行報告，感謝當日會場上講評人崔溶澈教授的講評，以及李孝悌教授、袁進教授等先進亦曾就此文提供寶貴意見，兩名匿名審查人亦就筆者思慮或行文粗疏之處針砭之，使本文得以更加縝密堅實。筆者已勉力改正，若有未周之處，文責自在筆者。筆者未來有意就古典海洋詩學開展系列討論，此文視之為先聲可也。

¹ 叔本華著，石沖白譯，楊一之校：《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頁428。

洋（開放、進步）」對照於「大陸（保守、落後）」²的單純的二元結構來開展其論述³。當然任何理論或主張，多少都會有洞見與不見，然而在這種單純二元對立的預設結構之下，可想而知的是：寄託幻想的十洲三島、熱情喧囂的港口市場、錯身擠塞的帆槳星影、血腥暴烈的海上戰役、繽紛炫奇的琉璃珠貝、千里孤身的弘法高僧、爛漫旖旎的異國戀情，那種種曾經動人心魄、傳頌一時的傳奇與歌聲、期望與失落，曾經與濤聲浪影相縈迴的笑與淚，無疑都將被犧牲與掩蓋，時間與空間成爲破碎的海岸線。反過來說，如果這種種曾經真切的存在，甚至廣爲傳頌，那麼「海洋（開放、進步）／大陸（保守、落後）」的二元論式充其量只是一種自我滿足的想像，或許更多的是一種刻意簡化、別有意圖的政治性修辭策略。

傳統文化中海洋因素並不匱乏，例如：孔子浮海的感嘆、方士徐福渡海求藥、菩提達磨渡海東來，儒、道、佛是中國思想最重要的原型，無一不與海洋有關。儘管後現代的風潮已經吹起，但面對海洋時，竟然多數擇用的論述與立場仍舊沿襲文化啓蒙的論述或國族政體界分的策略。如果中國文化不曾有過海洋的因素，又如何可能與海洋接軌。將海洋劃歸進步文明的論式有兩種困境：一是這種論證方式已經是屬於陳舊的、過往的，一種彷彿啓蒙時代遺留在孤島上的巨石遺跡；二是這種說法明顯與其頌揚開放的、多元的價值取向自相抵觸。這理論的雙重困境，決定了這種論證方式的脆弱，更拒絕了任何複調合唱或理論衍異的可能性。

邇近海洋史、交通史相關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經粲然大備。因此，中國古典文學聽不到濤聲的說法，嚴格來說，悖逆了歷史的真實，也呈現了文學研究方法的

² 晚近汪暉還在《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上卷第二部《帝國與國家》中明白的採用這種思想架構。即令這種論式符合近現代思想潮流發展的趨勢，也不能否認汪暉對於歷史上的可能性並未充分加以回顧與檢討。尤其他說鴉片戰爭以後，海洋時代的戰爭與軍事關係才逐漸成爲漢族士大夫論述的基本出發點，這完全是承襲固定的成見而來，至少明代的士大夫對海洋具有相當程度的關心。汪氏的說法見汪暉：《帝國與國家》，收入《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上卷第二部（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頁613。

³ 儘管主張海洋文學或文化的人多數未必認真讀過黑格爾著作，但黑格爾認爲中國不屬於海洋文明的看法無疑是此類主張的價值根源之一。見黑格爾著，謝詒徵譯：《歷史哲學》（臺北：水牛出版社，1997年），頁196-197。谷川渥是法國文學的專家，對中國文學傳統未必熟稔，或許因此也可以代表一般人對中國文學的印象式常識（當然是傾於謬誤的那種），其曰：「『幻想之島』既不屬於那幅員過於遼闊的中國，也不屬於日本這島國，而是屬於歐洲的。」，見谷川渥著，許菁娟譯：《幻想的地誌學：虛構地圖大旅行》（臺北：邊城出版社，2005年），頁32。

困境，更隱隱然透顯出文學研究者價值傾向的偏頗⁴。從文學研究的立場而言，未來顯然有待進一步的深化。筆者管見以為，至少有以下幾點尚待努力：(1) 吸納、融鑄海洋史、交通史方面的研究成果，重新省思中國文學書寫與海洋的相互關係。(2) 從不同的價值規範對學界迄今未曾著意的文本重新加以詮釋⁵。(3) 對海洋及其事物相關的文化符碼與意涵進行掘發與詮釋。(4) 就海洋相關主題的作品編選註釋，作為初階入門津梁，亦當務之急。

因此，海洋蘊涵著重寫文學史或文學批評史的重要門徑與無窮的可能性。試想：中國文學如果沒有海洋，那麼小說家的一切努力便如夢幻泡影，從《十洲記》到《三寶太監下西洋演義》、《鏡花緣》、《海遊記》、《天妃傳》等作品之中，海洋幾乎是最重要的舞臺場景；說戲曲當中沒有濤聲浪影，戲曲家九泉有知，定然不服，因為《斬蛟記》、《化人遊》、《憐香伴》⁶等作品不僅有揚帆出海的情節，還有豐臣秀吉與鯨魚的身影出沒。

中國文學怎麼可能沒有海洋，想來也並非詩人之罪也。至少從東漢末年開始，詩人已經將目光投注於海洋之上，曹操有〈觀滄海〉⁷一詩，東晉以後的詩

⁴ 日本漢詩專家石川忠久在〈文學に表れた海——中國と日本〉一文中比較中日漢詩的差異，以為海洋因素的突出是日本漢詩的特色，批評中國詩歌當中海洋仍不脫想像的層次。此文充滿方法論的謬誤，本不值一辯，然稱引者眾，影響深遠，筆者不得不辯明一二，非敢妄詆前賢。石川先生所稱中國詩歌竟斷在岑參、柳宗元（即中唐以前），對中國宋代以後詩學竟未曾一顧（這隱然是「唐以後無詩」一類主張的現代翻版）。稱日本漢詩中海意象迭有新創，竟屢屢引用幕末漢詩為例，在時間歷程上，兩者謬差相去幾何。元、明、清海洋詩歌不計其數，層次多元，精彩迭出，石川忠久先生於此一無所知。石川忠久的說法，見古田敬一編：《中國文學の比較文學的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86年），頁39-62。

⁵ 陳益源教授曾經整理澎湖蔡廷蘭《海南雜著》一書，便是此方面的成功嘗試。《海南雜著》作者係澎湖出身的清代進士蔡廷蘭，此書乃作者乘船出海，卻遭遇颶風漂流至安南的紀錄。《海南雜著》一書不論在清代文學、臺灣文學、越南漢文學的地位皆十分重要。《海南雜著》在海洋史、交通史已有部分相關研究，但除了朱雙一教授、陳益源教授眼力所及外，從文學研究視角出發的研究尚有待進一步的開展。眾所周知，「漂流記」一類的文學作品與現代性的開展息息相關，筆者以為，《海南雜著》至少潛伏了漂流文學的可能性，且俟他日。關於《海南雜著》，參見陳益源：《蔡廷蘭及其海南雜著》（臺北：里仁書局，2006年）一書。

⁶ 《斬蛟記》據傳作者為袁黃（了凡）。《化人遊》是清初丁耀亢的作品，收入〔清〕丁耀亢：《丁耀亢全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上冊，頁703-738；《憐香伴》出自清初李漁的手筆，收入〔清〕李漁：《李漁全集》第四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頁1-110。

⁷ 此詩常被視為中國古典海洋詩的濫觴。

人們，喜作〈觀海〉、〈望海〉一類之詩題⁸；在唐代以前，以海為題的賦至少可得十篇⁹，張融作〈海賦〉乃與木華同題之作競勝是文學史上眾人熟知的典故¹⁰；唐詩中，「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¹¹、「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¹²、「風波無所苦，還作鯨鵬遊」¹³等名句彷彿是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海洋在唐詩當中多數是想像（或傳聞），不論是求仙或是異國情調；少數是觀望，不論是深情的注想或者是刻意掩藏的膽怯¹⁴。

歷經長久的注視以後，宋代以後，詩人也開始嘗試乘船出海，蘇軾貶謫瓊州，乘船渡海的經驗亦他人所無。陸游〈航海〉、〈感惜〉等詩或許視之為其青春歡唱的大海記憶應無不可；另一方面，海邊活動的人群成為詩人充滿興味的目光投射所在。柳永〈煮海歌〉寫鹽民的勞動情狀歷歷在目，文天祥著名的〈二月六日海上大戰，國事不濟，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慟哭，為之詩〉一詩寫海戰的慘烈與孤臣的無奈。港市的繁華與商業活動的興隆則是元代詩人喜愛的題材，當然與元朝積極拓展海外貿易的國策有關。

時至明清，海洋詩¹⁵不論在作者、題材、身分、風格、意境都有極大的開

⁸ 謝靈運就有許多詩作，言及「觀海」一事。

⁹ 參見陳心心、何美寶：〈唐以前的海賦研究——以 Eliade 的宗教理論為基礎的分析〉，《中外文學》第 15 卷第 8 期（1987 年 1 月），頁 130-150；譚家健：〈漢魏六朝時期的海賦〉，《聊城師範學院學報》2000 年第 2 期，頁 84-89；馬凌雲：〈唐前江海賦〉，《柳州師專學報》第 21 卷第 1 期（2006 年 3 月），頁 34-36。

¹⁰ 木華〈海賦〉作於西晉，此賦甚為膾炙人口。南齊張融作〈海賦〉，在序言中明白說：「木生之作，君自君矣。」明白表示木華〈海賦〉一作為其焦慮之源。見〔梁〕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第 3 冊，卷 41〈列傳二十二·張融〉，頁 722。

¹¹ 〔唐〕李白：〈夢遊天姥吟留別〉，見《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85 年），第 5 冊，卷 174，頁 1779。

¹² 〔唐〕張九齡：〈望月懷遠〉，同前註，第 2 冊，卷 48，頁 591。

¹³ 〔唐〕韓愈：〈海水〉，同前註，第 10 冊，卷 345，頁 3869。

¹⁴ 晚唐施肩吾〈島夷行〉一詩，屢見各種詩選與資料徵引，謂關於澎湖最早之詩作。根據梁嘉彬先生的說法，此詩實寫鄱陽湖，後來徐復觀、毛一波先生對梁先生的意見有所回應，參見梁嘉斌：〈唐施肩吾事蹟及其島夷行詩考證〉，《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臺中：私立東海大學，1965 年），頁 79-101。由於此詩爭議過大，因此暫不列入討論。

¹⁵ 此處所言海洋詩，係以海洋為主要題材者，只在行文中約略觸及，或僅止於文中的一部分意象作用者，概不列入討論範圍。古典文學的海意象，可以參見羅宗濤：〈從漢到唐詩歌中海的辭彙之考察〉，《中山人文學報》第 9 期（1999 年 8 月），頁 205-223；李劍亮：〈中國古典詩賦中的「海」意象〉，《浙江海洋學院學報》第 16 卷第 3 期（1999 年 9 月），頁 21-25。

展，而且許多作者都有親涉洪濤，甚至漂流異國的經歷，成爲其寫作的絕佳素材。政治方面，明代的朝貢貿易體制決定了爾後近六百年的東亞各種外交往還的基本形態；經濟方面，東亞各國頻繁的資本與商品流通，構成一個綿密的經貿網絡；各式各樣的宗教論辯盈漾在不同的人群，文學、音樂、繪畫也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衍異、傳布。國族、資本、土地、財貨的戰事連年不絕，四方煙硝，血雨腥風。海洋既是血淋淋的殺戮戰場，也是富藏金銀的樂園天堂。有國家廟堂雅正的鐘鼓，也有情人銷魂的離別，成爲衆聲競唱的場域。

由於海洋詩作數量過於龐大，本文無法全面兼到，只能先以明清海洋詩學中的世界秩序爲題¹⁶，就治世、亂世、末世爲三大範疇，從相關文本展現的不同風貌與特徵進行分析。必須加以說明的是：這三者並不是代表各自的時間歷程，也不是截然判別，只是政治姿態的概分。例如嘉靖時期，雖然當時東南諸省飽受倭寇困擾，仍然派遣冊封使前往琉球，因此兩者並非截然對立，也有可能同時並存，由於身分與情境的差異，在作品中展露的情調自然大異其趣，當然無法一視同仁。明清易代之際，清廷政府頒布遷海令，海洋顯然成爲大陸政權的對立面，正常的外交關係無法開展，意味著一種特殊的政治姿態。本文主要在詮解明清海洋詩學當中世界圖像與天下秩序的不同層次，並檢視詩歌當中潛藏的政治姿勢。

二、「海水不揚波」：治世海洋詩學中的天下秩序

海洋既然是詩論家長期忽略的課題，反過來說：海洋的關注，或許即有可能開啓另一扇窗，從中展現中國詩學另一種意境、風貌。因此在進入其他更細部的討論以前，就相關的範疇確立討論的進路，是首先必須面對的基本課題。

混雜性 (hybridity) 雖然是當代文化所強調的特質，但綜觀明清海洋詩，似乎亦同樣適用。不論在作者組成或描寫的景物方面，其多種多樣煥發的精彩令人印象深刻，前者包含使節、武將、僧人、商人、漂流民等人物；後者則從港口、海洋、舟船、海洋生活、漁民、鹽民到各式財貨珠寶，幾乎無一不可以入詩。目前就筆者耳目所及，似乎僅有張如安、錢張帆兩位將古典海洋詩詞加以分類。張、

¹⁶ 晚清以後，由於西洋因素的強力介入，東亞諸國的世界圖像與價值規範發生巨大的裂變，海洋詩歌的風貌與意涵亦隨之遷化，牽涉的問題至爲複雜，此處不能詳論。黃遵憲等人的作品自有其特色，然因世界秩序逐漸進入現代外交體系，與朝貢貿易體制時已不可同日而語，故而本文暫未將晚清（包括黃遵憲等人）以後的作品列入討論，且俟來日專文論之。

錢二位將古典海洋文學區分為(1)海洋風景、(2)海洋生物、(3)海洋神話傳說、(4)海洋生活、(5)海洋戰爭五類¹⁷。雖然這樣的區分無法充分呈現海洋詩的人生境界或思想內涵，完全停留在耳目聞見的層次，而且顯然過分單純，涵蓋面也不完整，諸類彼此之間也並非截然判分，同時包含這四個層次的佳構屢見不鮮。但從其將古典海洋文學作品加以分類一事至少可以說明關於海洋的作品數量之多。古典海洋文學蘊涵了寫景、詠物、紀遊、詠懷、敘事各種不同層次的寶藏，有待進一步的發掘與提煉。雖然也曾有某些慧眼獨到的批評家，注意到海洋因素蘊藏著改變詩學風貌的潛能¹⁸，可惜畢竟沒有獲得充分的發展。此處無法對明清海洋詩學全面深入討論，只能先就明清海洋詩學與政治體制相關的層面加以探討。

關於唐代李沛（生卒年不詳）生平事蹟，我們幾乎一無所知，但其〈海水不揚波〉一詩，屢為後世官員與詩人稱引，「海不揚波」往往成為鑲嵌在濱海石碑的定型化語句（epigraph），與想像不朽的金石經年守望著洋流的起伏，成為一種安定秩序的想像（或幻想）¹⁹。原詩作：

明朝崇大道，寰海免波揚。既合千年聖，能安百谷王。
天心隨澤廣，水德共靈長。不撓魚彌樂，無瀾葦可航。
化流霑率土，恩浸及殊方。豈只朝宗國，惟聞有越裳。²⁰

此詩頗有帝室氣象，海域無波，比喻千年安定不變的秩序，萬物迎順自然時令豐盈快樂的生長。法令與德化溥及眾生種種品類，人與人、國與國都往來無間，山林鄉野，怡然自在，德行廣被天下。海是靜定的政治本體，興風作浪是攪動秩序、破壞和平的逆賊，這裏顯然是將《大乘起信論》的「水（體）／波（用）」的論式應用到政治修辭之上，「海水不揚波」的說法是一種典型的政治想像。「免波揚」的前提是「崇大道」，理想畢竟只是理想，現實往往總是背道而馳，「崇大道」的政治實踐在現實歷史中幾乎不曾存在，因此波瀾起伏自是常態。海就是海，絕不可能終日無波。但是海洋作為政治修辭，可謂良有以也。海洋，既是政治體制發聲的舞臺，也是理想與現實相互交鋒的戰場。

¹⁷ 張如安、錢張帆：〈中國古代海洋文學導論〉，《寧波服裝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2期（2002年12月），頁47-53。

¹⁸ 例如沈德潛評論黃子雲（1691-1754）赴琉球所作的詩時稱：「境奇，詩安得不奇。」足見沈德潛也注意海洋在詩學當中潛在的能量，語見〔清〕沈德潛：《清詩別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下冊，頁1271。

¹⁹ 「海不揚波」至今仍是沿海各地祠廟最常見的碑銘文字。

²⁰ 〔唐〕李沛：〈海水不揚波〉，見《全唐詩》，第22冊，卷780，頁8820。

海洋成爲天下秩序不可須臾離之的網路關係，在明代朝貢貿易體制確立之後²¹，最早入貢的是琉球，一直到十九世紀以前，琉球朝貢始終不絕。中國方面也不斷派遣冊封琉球的使節。冊封使及其從行的幕客留下了豐富的文字資料，包括出使錄、奏議，當然還有詩文，是討論明清海洋詩學之際不能忽視的重要材料²²。

冊封使既然是朝廷的代表，詩作自然也體現了天朝的聲音與姿態。例如明初的時中²³，在出使琉球之際，作詩一首，中云：

於今老禪吾鄉閩，攜觴陪我行躊躇，紫陽先生誰能如，天風海濤遺其書。

酒酣便欲賦歸歎，扁舟正遇潮平初，安得乘槎四海居，行看黎庶無憂虞。²⁴

此詩前半寫鼓山景致，與本文無涉，姑從略。觀其詩意大概，頗有代天巡狩之意寄焉，嚴格來說，如果時中不是冊封使，「安得乘槎四海居，行看黎庶無憂虞」兩句是不適合其身分的。稽考此處係以天朝的姿勢發聲。但多少也可想見其自得之色。福建各地（福州、泉州、廈門）皆有朱子題「天風海濤」碑，此處作者當於福州鼓山見得此碑。巧合的是：明朝官學的意識形態正是朱子學。因此這首詩有意無意之間也透顯出：尊奉正統的意識形態，才能確保安樂，朱子學也是四海無波的屏障與保證。

冊封使當中，也有理學家，例如江右王門的郭汝霖 (1501-1580)²⁵。於嘉靖

²¹ 關於朝貢貿易，詳參 John K.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濱下武志：《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局，1997年）等著作。

²² 關於歷代琉球冊封使的傳記及其相關研究，參閱夫馬進編：《使琉球錄解題及び研究》（沖繩：榕樹書林，1999年）一書。

²³ 在多數的文獻當中，都根據《明實錄》，作「時中」，只有《鼓山志》作陳時中，觀此詩口氣，當即時中本人，故從《明實錄》，改作「時中」。參見〔明〕楊士奇：《明太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年《明實錄》，第10冊），卷47，頁6a。

²⁴ 〔明〕時中：〈登鼓山永樂乙酉三月奉使琉球，經此有作〉，見〔清〕黃任：《鼓山志》（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中國佛寺誌叢刊》，第97-98冊影印清乾隆二十六年刊本），卷10，頁40a-b。案此詩後兩句有作「安得乘槎飄然徂，遠訪蓬丘海上居」之兩種版本。見〔清〕元賢編：《鼓山志》（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35冊影印清初刻本），卷8，頁31a。

²⁵ 關於郭汝霖，其理學活動可以參見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踐》（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頁165-171；徐玉虎：〈明冊琉使郭汝霖李際春著作遺存琉球考〉，收入中國明代研究學會主編：《明人文集與明代研究》（臺北：中國明代研究學會，2001年），頁359-375。

三十七年 (1558) 受命代吳時來行諭祭故王尙清，冊封琉球中山國尙元，四十年 (1561) 前往琉球，在赴琉球的途中，他寫道：

暑月馳王命，南風五兩輕，帆從閩海掛，人倚碧天行。
噴浪颺聲洶，排山鰲足崢，少年舟楫興，此際獨含情。²⁶

此詩前半自有一種輕盈雀躍之感。「馳王命」自是指持旄琉球一事，然而揚帆海上，宛若少年乘興。海天一色，昂首鷹揚，但末尾頓然跌宕，以「獨含情」作結，此境雖然多承杜詩而來，但亦大有玄機，非獨因文造境而已。

此詩末尾「獨含情」三字既說明了隻身的孤寥無援，又見其內心糾纏鬱鬱盤旋之狀。原來郭汝霖此行赴琉球，牽涉當時朝廷的權力鬥爭。關於嚴嵩、吳時來以及郭汝霖三人糾葛的經緯，《中山傳信錄》曰：

三十七年，遣給事中吳時來、行人李際春爲正副使——無何，時來疏論大學士嚴嵩奸邪狀，嵩言其畏航海之役，故生事妄言；世宗怒，杖時來遣戍，改命刑科給事中郭汝霖爲正使，偕際春以行。²⁷

畏憚風波險惡，吳時來、郭汝霖二人並無二致，然而因應之道卻截然不同，時人軒輊二人之高下在於其面對困難時的回應與態度。鄒元標說：

我明浮海者代有人，然藉是益有所砥，俾學之有所証，則惟見先生一人耳。世譚學者，遞相塗說，聞之令人掩耳。夫學，譚何容易，不有所舍，則不能有所入；不有所奮，則不能有所發。人最畏者死，最貪者生。生可棄也，世間更復有何物足以罣靈襟，此先生之得于海者深也。先生之被使命，蓋因巧避者，而忽及云。巧者曰：「等死耳。死海，寧死諫，猶不失萬世名。」公曰：「吾業被聖天子命，使異國，脫有全軀，念如臣道何？死官下與死諫，一也。」欣然就道，卒生全以歸，彼巧避者雖能博一時嬰童村婦之口²⁸，不能避天下正人君子真心。卒之，顛倒末路，以是知虛名不可假也，皇天不可欺也，獨波濤異域能死人哉？嗟乎！人之初終係于一念，一念而真，萬死萬生歷久不變。²⁹

此文後半在批評吳時來巧詐地避過出使琉球的劫難。海洋風波險惡，大概是使

²⁶ [明] 郭汝霖：〈掛帆〉，《石泉山房文集》（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29冊影印明萬曆廿五年郭氏家刻本），卷3，頁13b。

²⁷ [清] 徐葆光：《中山傳信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年），第1冊，卷3，頁110。

²⁸ 「彼巧避者雖能博一時嬰童村婦之口」句中「博」疑係「博」之誤。

²⁹ [明] 鄒元標：〈郭一匡先生文集序〉，郭汝霖：《石泉山房文集》，鄒序頁1b-3a。

臣共同的心情與懼怕，即令到清代中葉，乾隆二十年（1755），當王文治³⁰下定決心，一償「一觀於海，以拓其胸臆」的夙願，跟隨全魁出使琉球時，其在京友人依然「以重瀛路險，勸阻甚力」³¹。何況早於兩百年前的吳、郭等人。鄒元標此文可視之為理學家的海洋觀，觀其文意，係將大海視為生死課題的考驗，不免令人聯想到王陽明著名的〈泛海〉詩，詩云「夷險原不滯胸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³²，也可以看出：對於陽明學者而言，穿越生死，洞見人生實乃恆常掛心不去之課題³³。

海洋充滿不可預期的波濤，起伏升沉不定的軌跡，彷彿宦場進退由人的際遇。周煌於乾隆二十年，受命為琉球冊封副使³⁴，其平生仕途順遂，深得高宗信任，曾充《四庫全書》總裁。儘管他那次的航行遭受風暴吹襲、部將叛變的窘狀³⁵，可是他的詩風仍然氣象雍容，與天朝使節身分若合符節。周煌云：

底事欲書空，茲游汗漫同，天閭飄渺外，身事有無中。

³⁰ 王文治（1730-1802）字禹卿，號夢樓，江蘇丹徒人。乾隆三十五年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任壬午科順天鄉試同考官，癸未科會試同考官。御試翰林第一，擢侍讀，署日講官，旋任雲南臨安府知府，數年，以屬吏事鐫級去任。後當復職，因厭吏事，不復就官。工書法，楷書學褚遂良，行書效王羲之，與劉墉書名相頡頏，時有「濃墨宰相，淡墨探花」之稱，謂王書饒風韻。當時京師人及琉球人俱寶重其翰墨，高宗南巡，至杭州僧寺，見其所書碑，大讚賞之。著有《夢樓詩集》二十四卷。生平事蹟見《清史稿》卷五〇三〈藝術二〉本傳、《清史列傳》卷七十二〈文苑傳三〉本傳。

³¹ [清]王文治：〈海天遊草序〉，《夢樓詩集》（臺北：學海出版社，1974年影印乾隆乙卯食舊堂藏板），卷2，頁1a。

³² [明]王守仁撰，吳光等校：〈泛海〉，《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上冊，卷19，頁684。

³³ 關於生死問題如何進入晚明思想家的視野以及其基本解決路徑，可參呂妙芬：〈儒釋交融的聖人觀：從晚明儒家聖人與菩薩形象相似處及對生死議題的關注談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2期（1999年12月），頁165-207；拙作：〈藥地生死觀探析——以《東西均》與《藥地炮莊》為討論中心〉，收入鍾彩鈞、楊晉龍主編：《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主體意識與社會——學術思想篇》（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年），頁211-244。

³⁴ 周煌（?-1785）字景垣，一字海山，諡文恭，四川涪州（今涪陵）人。乾隆二年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歷任右中允、侍講、左庶子、提督江西學政、刑部侍郎、兵部侍郎、內閣學士提督江西學政、四庫全書總裁、工部尚書、兵部尚書、上書房總師傅、左都御史等，又先後充山東、雲南、福建鄉試正、副考官、會試副考官。著有《應制集》、《海東集》、《豫章集》、《湖海集》、《蜀道吟》、《海山存稿》、《江右瘴音選詩》、《林韻漫選》等。乾隆二十年曾與全魁同使冊封琉球國王，還作《琉球國志略》。生平事蹟見《清史稿》卷三二一、《國朝耆獻類徵》卷八十三。

³⁵ 夫馬進編：《使琉球錄解題及研究》，頁113。

幸不虛填海，知非錯恨風。等閒驚一震，相助洗炊籠。³⁶

是日雷公誕，俗名洗炊籠颶

根據相關的史料，此一案件最後處決了八名人犯³⁷，然身為副使的周煌，竟然只有「等閒驚一震」，這種驚人的鎮定不知是天性使然或刻意造作。另一方面，顯然是因為天寵眷渥，由於他們調處失當，致使部屬策動反亂的罪責，原本應該「奪官」的處分，竟然「留原官」。這也難怪周煌始終可以神色自若。

因此，從「初坐罪，當謫戍邊，上書，書陳情」³⁸的時中，到「獨含情」的郭汝霖，再到「等閒驚一震」的周煌，海從來不是澄靜無波的。雖然同樣經歷險惡的洪濤巨浪，但或從容自持，或心結萬千，或戮力從公。與政治核心關係的遠近，往往也決定了他們的哀樂。

使節之詩，特別是在官方場合的發言，必須兼顧到祖國的立場。事實上，十六、七世紀的東亞諸國往還之間，漢詩始終扮演者重要的角色。曾與朱舜水(1600-1682)有所往來，江戶幕府的儒臣木下順庵(1621-1699)就當時東亞諸國使節往來的賦詩之風曰：

古人之詩，可以觀，可以群，是以春秋列國之交際，必賦詩見志。後世之詩，與〈雅〉、〈頌〉之音，奚翅霄壤，然其見志通好，今之詩猶古之詩也。³⁹

這是以《左傳》賦詩的傳統比喻當時使臣以漢詩往來贈答的盛況⁴⁰。翻開《使琉球錄》，不難發現：除了朝貢大典以外，與當地文人相互唱和，幾乎可以說是冊封使在琉球當地最重要的文化活動。琉球詩僧是否能詩，也是冊封使樂於談論的話題⁴¹。詩，既是外交辭令的一部分，也是精神生活不可或缺的調劑。如果朝貢

³⁶ [清]周煌：〈觸礁後移居公館三首〉之二，《海山存稿》（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2000年《四庫未收書輯刊》，第9輯第29冊影印乾隆五十八年周氏葆素家塾刻後印本），卷11，頁12b。

³⁷ 見註35。

³⁸ 楊士奇：《明太宗實錄》，卷47，頁6a。

³⁹ 木下順庵著，木下一雄校譯：〈筆談〉，《錦里文集》（東京：國書刊行會，1982年），卷12，頁525。

⁴⁰ 關於這點，可以參見村井章介：《東アジア往還——漢詩と外交》（東京：朝日新聞社，1995年）一書，村井先生此書雖是以日韓為主要對象，但類似的情況其實也同時存在於東亞諸國，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⁴¹ 汪楫、徐葆光、趙文楷、李鼎元的著作中，都提及琉球詩僧，參見王菡：〈明清冊封使別集中琉球史料舉隅〉，《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6期（2006年12月），頁111-129。

貿易體制規定了東亞各國天下秩序的基本架構，使節的詩歌既反映了這種天下秩序，也以詩情溫暖潤滑了這層冰冷的架構。東亞使節之間的相互唱和，意味著「自我／他者」彼此視角的相互交融，詩賦同時也是各個不同的政治體互動的重要媒介⁴²。

三、「倚劍東冥勢獨雄」：亂世海洋詩學中的世界圖像

正常的時候，天下承平時期的外交關係在穩定的朝貢貿易架構下開展。然而大海畢竟不是時時刻刻都如鏡安平。那風急波高的年代，國家政體必須有非常的作為與謀略。現實情勢與環境、條件的改變一方面反映在文學作品的面貌之上，另一方面，詩人也經營著新的意境與美感。

從明代中葉開始，「北虜南倭」始終是明代政府棘手的課題，黃宗羲希望「文武合為一途，為儒生者知兵書戰策非我分外，習之而知其無過高之論；為武夫者知親上愛民為用武之本，不以羸暴為能，是則皆不可叛之人也」⁴³，但為了因應現實情勢的發展，談兵風尚於是盛行⁴⁴，「文事武備，兼而有之，斯儒者之實學也」⁴⁵洵非虛言。豐臣秀吉侵略朝鮮，引發了文人對於「關白」形象的模擬與想像⁴⁶。文學如果可能是時代的記憶與療癒的方式之一⁴⁷，戰爭的記憶、傷痛與其他種種，留存在文學當中也是理所當然的。晚明文人也將時事與文學進行各

⁴² 參見朴現圭：〈《皇越詩選》所載越南與朝鮮使臣酬唱詩〉，《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293-306；曹虹：〈論董越朝鮮賦——兼談古代外交與辭賦的關係〉，同上書，頁411-424；王國良：〈倪謙《遼海編》與《庚午皇華集》〉，《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二輯（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337-346。

⁴³ [清]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兵制三》，《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1994年），第1冊，頁35。

⁴⁴ 晚明文人談兵之風，參見馮玉榮：〈晚明幾社文人論兵探析〉，《軍事歷史研究》2004年第2期，頁155-160。

⁴⁵ [明]王廷相著，王孝魚點校：〈策問〉三十五首之三十二，《王廷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2冊，頁558。

⁴⁶ 參見青木正兒：〈支那戲曲小說中の豐臣秀吉〉，《青木正兒全集》第七卷（東京：春秋社，1970年），頁75-81。

⁴⁷ 明清之際的戰爭創傷與文化記憶的關係，參見Wilt L. Idema, Wai-ye Li, Ellen Widmer, eds., *Trauma and Transcendence in Early Qing Litera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一書。

種形式的統合，包括戲曲、小說⁴⁸。當然，也不能忘記詩。

從明清海戰詩歌發展的軌跡來看，主要集中於兩個時期。一是嘉靖時期的靖海抗倭詩，一是明鄭渡海來臺時期。前者的敵人是倭寇，後者主要記述與女真人武裝抗爭的過程，正是「北虜南倭」的具體呈現。海戰詩的作者多半為武將（包括文人領兵），或兼與軍務擊畫的文人，如徐渭（1521-1593）等。

從晚明的袁宏道開始，各種各樣的民間傳說環繞著徐文長，幸或不幸？徐渭儼然已成為民間家喻戶曉的談諧人物。但徐渭備受胡宗憲倚重，斷非只因其詩書畫三絕，或任性使氣而已，今觀其傳世作，經世之心歷歷可感，指揮擊畫，斷非一玩世文人而已⁴⁹。嘉靖三十四年，胡宗憲部屬吳成器在龔山殲滅倭寇百餘人，徐渭作〈龔山凱歌〉九首記其經過。其中第九首曰：

夷女愁妖身畫丹，夫行親授不縫衫倭衫無縫。今朝死向中華地，猶上阿蘇望海帆其地阿蘇山為最高。⁵⁰

周群、謝建華曾說此詩：「從棄屍乃至倭寇入侵前夷女相送的情形寫起，將鏡頭推向戰爭的更深遠的背景之中，揭示了倭寇之亂，既是對我國東南沿海民衆的殘害，又是侵略者本身的自戕。」⁵¹這樣的讀法似乎完全集中在國家民族主義的勝利之上。細繹此詩，其實沿襲中國詩歌中戰爭邊塞詩的傳統，看似歌詠戰場風物，實則隱含著人民生活悲辛的感嘆與渴望和平的心願。依筆者管見，雖然徐渭的文化形象相當程度來自袁宏道的建構⁵²，但對於徐渭詩作價值之所在最為明鑒的知音或許當推船山⁵³。王夫之在《明詩評選》共選徐渭詩作三十一首，在《明詩評選》中名列前茅，其論〈龔山凱歌之九〉一詩時，曰：「用倒取，愈放愈

⁴⁸ 明清之際時事小說的研究參見陳大道：〈明末清初「時事小說」的特色〉，《小說戲曲研究》第三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頁181-220；至於時事劇，王瓊玲嘗有專文論及，見王瓊玲：〈明末清初歷史劇之歷史意識與視界呈現〉，《晚明清初戲曲之審美構思與其藝術呈現》（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5年），頁169-286。

⁴⁹ 徐崙：〈明代抗倭戰爭的詩人徐文長〉，《學術月刊》第8期（1962年8月），頁35-41；尹向東：〈論徐渭的抗倭詩〉，《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第22卷第2期（1995年4月），頁121-125。

⁵⁰ [明]徐渭：〈龔山凱歌〉，《徐渭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2冊，頁340。

⁵¹ 周群、謝建華：《徐渭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175-176。

⁵² 明清詩論家對此了然於心，是以錢謙益說：「微中郎，世豈復知有文長」，即是意也。見[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臺北：世界書局，1985年），丁集中，頁562。

⁵³ 梁一成的看法與筆者近似，見梁一成：《徐渭的文學與藝術》（臺北：藝文印書館，1977年），頁37。

斂。」⁵⁴說明船山十分清楚徐渭此詩的修辭策略。此詩在某個角度可以視為邊塞詩的主題變奏，但站在敵方陣營的人民立場發聲，擬想其家中景況。遭殃的畢竟是人民，那些尸位素餐，高居廟堂，無端發起禍端的領導人居心可誅。此詩並不正面寫我軍告捷的歡欣之情，而是藉著描寫無奈出征的男子，在阿蘇山徬徨無奈的深情女子，反襯我方告捷的情景，是另一種邊塞詩的主題倒寫。

嘉靖三十五年，胡宗憲誘殺寇首徐海⁵⁵。徐渭此時雖然不在胡宗憲幕下，但隨同其師季本至龕山戰地勘查，又與季本唱和，多詠當時東南海事。徐渭侍季本左右觀海，作一詩云：

白日午未傾，野火燒青昊。蠅母識殘腥，寒骨聚秋草。
海門不可測，練氣白於擣。望之遠若遲，少焉忽如掃。
陰風噫大塊，冷豔攔長島。怪沫一何繁，水與水相澡。
玩弄狎鬼神，去來準昏曉。何地無恢奇，焉能盡搜討？⁵⁶

徐渭此詩甚受歷來學者重視，駱玉明、賀聖遂說此詩：「『怪沫一何繁，水與水相澡』描摹力與力的格鬥，也近於韓詩的特點。徐渭不去注意著名的錢塘江潮洶湧澎湃的雄壯氣勢，而是注意水與水彼此單調而沈悶的撞擊和摩擦，這似乎暗示著詩人情緒的潛流也是那樣焦躁不安。」⁵⁷徐渭於唐諸家，最近長吉，亦近韓、孟奇崛之風。駱、賀這段短短的解說暗寓一種心理分析式解讀法的意圖，悄悄地埋伏了徐渭日後瘋狂的線索。這樣的解讀當然也無不可，不過如此一來，在此詩中，季本遂可能成為徐渭內心焦慮的來源。筆者管見以為：此詩看似狀寫海面風煙變幻之奇，然前已言之，波瀾不定也正意味著政治秩序的紛擾，因此從這首詩意象的陳列也可以看出他的政治立場，海象的觀察同時也託借了他個人對於禦倭的看法。從末兩段來看，徐渭對倭寇徒眾繁多（「怪沫」），且環環相列（「相澡」）的情形十分清楚，因此他不主張剿滅，而傾向於招撫。曾經有此一說，曰胡宗憲誘殺徐海、汪直皆出自於徐渭的計謀，此雖皆嚮風影壁之談，斷非史實，

⁵⁴ [清]王夫之：《明詩評選》（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年），頁397。

⁵⁵ 順便一提，誘殺徐海過程中，歌女王翹兒曾為胡宗憲內應，是中國少數海盜與美女相戀的浪漫傳奇，後來傳到越南，成為越南著名的俗文學〈金雲翹〉的故事原型，關於此事的詳細經過，參見陳益源：《王翠翹故事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1年）一書。

⁵⁶ 徐渭：〈丙辰八月十七日，與肖甫侍師季長沙公，閱龕山戰地，遂登岡背觀潮〉，《徐渭集》，第1冊，頁65。

⁵⁷ 駱玉明、賀聖遂著：《徐文長評傳》（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頁92。

然從此詩主招撫一事或許可資證明並非完全是空穴來風⁵⁸。此詩雖然觀海，不過已經不是寄託飄渺的求仙想像，或是遊賞山水風光景致了，其烽火煙硝之味清晰可聞。事實上，《徐渭集》中的觀海之作，或審視地勢，或憂心時局，幾乎都與戰爭有關（當然也還有求仙主題的作品，此處不與討論），這也是晚明觀海詩的特色之一。

徐渭雖只是一介秀才，但「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⁵⁹，這樣的徐渭對於當時胡宗憲部下大將戚繼光、俞大猷各有褒貶。徐渭對於戚繼光大抵褒貶互見（當然是很隱晦的）⁶⁰，對於俞大猷則是讚譽有加，認為其乃「抱負文武」、「東南萬姓，賴以全活」⁶¹的一代名將。俞大猷一身才兼文武，「素居海濱，習知水道」⁶²、「提孤軍橫艘海中，經涉春夏」⁶³——生長海濱，又長年於海上生活，其雖非文人，然以下此詩氣勢豪雄，遠非文人所能及也。詩曰：

倚劍東溟勢獨雄，扶桑今在指揮中。島頭雲霧須臾盡，天外旌旗上下聳。

隊火光搖河漢影，歌聲氣壓虯龍宮。夕陽景裡歸篷近，背水陣奇戰士功。⁶⁴此詩氣魄雄渾，斷非精通修辭一術為可至。武將能詩，自有源流。明代中葉以來，文武兩道頗有合流之勢。文人尚武⁶⁵，如唐順之、鄭若曾、陳第、茅元儀等人；至於武人好文之風，王士禎曾說：「明名將如郭登、戚繼光、陳第、萬表，

⁵⁸ 誘捕汪直的行動，徐渭雖然沒有直接參與，但也不無曾經參與策劃過程的可能，但在目前的文獻資料，似乎至多只能說到這裏。

⁵⁹ [明]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徐文長傳〉，《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中冊，頁716。

⁶⁰ 徐渭〈凱歌二首贈參將戚公〉之二云：「金印纍纍肘後垂，桃花寶玉稱腰支，丈夫意氣本如此，自笑讀書何所為。」此詩雖半出之以戲謔的口吻，然前半諷其好財色，末句刺其不學，亦足見在徐渭心中，戚繼光遠遠不能與俞大猷相提並論。值得注意的是：戚繼光之作亦甚受當時文壇祭酒王世貞、汪道昆的賞譽，其詩作多出於幕客之手，時人皆知。沈德符《萬曆野獲編》中「武臣好文」一條敘此甚詳。徐渭與戚繼光當時同在胡宗憲下屬，有同僚之誼，耳目所接，所見自有迴絕時流（此牧齋評文長之語）處，亦足驗徐渭非隨人逐隊之輩。此詩收錄於徐渭：《徐渭集》，第2冊，頁343。

⁶¹ 徐渭：〈贈俞參將公并序〉，同前註，第3冊，頁789-790。

⁶² [明]張瀚：〈西粵紀〉，《松窗夢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卷8，頁147。

⁶³ 徐渭：〈贈俞參將公并序〉，頁790。

⁶⁴ [明]俞大猷：〈舟師〉，《正氣堂集·續集》，（《四庫未收書輯刊》，第5輯第20冊影印清道光孫雲鴻味古書室刻本），卷2，頁1b。

⁶⁵ 晚明文人的尚武之風，陳寶良曾有專文討論，見陳寶良：〈晚明的尚武精神〉，中國明史學會主編：《明史研究》第一輯（合肥：黃山書社，1991年），頁248-259。

皆有詩名。」⁶⁶漁洋言不及俞大猷，俞大猷自是此一流亞。此詩詠水軍將領率師告捷後的自得之狀，氣概直搗黃龍，寫景細緻，非親歷不能到。夕陽既是一日的收尾，同時也是一場戰事的終結。「雲霧」在政治修辭傳統中，往往指政治昏暗。此處則暗指倭寇作亂，致使國事蝸蟻。幾乎可以想見這樣一幅畫面：站在船首的將軍，歷經慘烈的殺戮之後，在如血暮色中與兵卒共同高唱凱歌的歡樂情景，軍旗迎風飄蕩，如同勝利的和聲。梁章鉅曾評俞大猷之詩風曰：「有撥山挽河之概，足以稱其腰腹。」⁶⁷俞大猷之詩沒有文士矯情造作，更多的是直上雲霄的壯志，此詩既沒有描寫戰爭的細節，也沒有對戰爭行為的反省，旨在詠懷言志，更非海戰詩的濫觴，因此「開創了中國海洋文學中『海戰詩』的新類型」⁶⁸。這樣的說法儘管未必完全適用於此詩⁶⁹，卻絲毫不損此詩的成就與價值。

清初的王士禛雖然注意到明名將多能詩，卻沒有注意到這些能詩的將領都出身自東南抗倭的行伍，海洋因素造就他們詩歌特殊的情致與韻味。他們的生命、聲名，心情都因海而起。戚繼光此詩可以為證，詩云：

十載驅馳海色寒，孤臣於此望宸鑾。繁霜盡是心頭血，灑向千峰紅葉丹。⁷⁰
此是戚繼光在江西登高之作，其歷年海上經歷的風霜仍然縈迴其心。千峰紅葉與其內心丹誠融為一體，心頭一片熱血，世事盡如寒霜。宸鑾遠隔千峰，我聲不能到，情不能達；海色所以寒，係因邊臣心力孤瘁。此詩雖是登高，寫的卻是長年守備海疆的悲情與無奈。

在明代與倭寇長期武裝戰鬥的過程中，明朝政府深感有必要對日本進行深入客觀的理解與認識，於是在楊宜任浙江總督時，於一五五六年派遣鄭舜功前往

⁶⁶ [清]王士禛：〈儒將詩〉，《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卷17，頁420。

⁶⁷ [清]梁章鉅：《東南嶠外詩話》（福建圖書館藏文儒坊陳仁權刊本），卷6，頁10b。此書筆者遍求臺灣島內，始終無緣經眼。蒙王國良教授與福建師大前文學院院長陳慶元教授之鼎力協助，遂得獲見，謹在此致上最深之謝意。

⁶⁸ 朱雙一：《閩臺文學的文化親緣》（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頁30。

⁶⁹ 就筆者耳目所及，至少文天祥〈二月六日海上大戰，國事不濟，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慟哭，為之詩〉一詩已有「古來何代無戰爭，未有鋒蝟交滄溟」（〔宋〕文天祥：《指南後錄》，卷1，《文天祥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85年〕，頁349-350）的說法，文天祥的時代顯然已自覺到海戰詩此一特殊的題材，或許才是目前所知中國海戰詩的濫觴。

⁷⁰ [明]戚繼光著，王熹校釋：〈望闕臺〉，《止止堂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20。

日本，結識豐後的大友義鎮（宗麟），並調查倭寇動向和日本國內情況，後於一五五七年隨大友氏的使僧清授回國，回國時，原任總督楊宜已被革職，接替楊宜就任浙江總督的是浙江巡撫胡宗憲。日後寫成《日本一鑑》一書，成為當時日本研究的重要著作⁷¹，包括徐渭等人，或許皆曾經接觸鄭舜功其人其書⁷²。其中收錄〈萬里長歌〉一詩，記錄當時航程甚為詳細，此詩前半全係航行途中島嶼與港灣之名，為便於討論，特將地名部分加橫線，詩云：

欽奉宣諭日本國，驅馳嶺海乘槎出。五羊歌鼓渡三洲，先取虎頭出樓頭。
大鵬飛鳴平海札，看看碣石定鐵甲。靖海東頭馬耳還，大家井里傍牛田。
天道南陽王莽滅，詔安走馬心旌節。鎮海先須定六鰲，下門平靜金門高。
永寧東覓烏邱側，有馬行之是準則。一自回頭定小東，前望七島白雲峰。
或自梅花東山麓，雞籠上開釣魚目。黃麻赤坎古米巔，馬齒琉球迤迳先。
熱壁行行夢家刺，大羅前渡七島峽。屋久棒津我道中，槎浮影動擊飛舂。
或取種島定延歷，或渡棒津沿山入。棒津山河大泊開，千湊戶浦耳之隈。
細島赤水遠海接，竹島釜江記週折。柏島駒妻清水湄，津龍洲崎浦戶垂。
東津上浦又樁泊，奴島塚江山城郭。日本古來向中天，新羅樂浪經朝鮮。
後來舟至肥前發，壹岐對馬朝鮮落。四百八十一山名，三度三紀路三停。
望望遼陽渡鴨綠，載遵周道（路）朝王屋。後改貢道入明州，故彼大隅始發舟。
肥前大隅俱海澤，入唐道名見書冊。十年一度使來庭，不遠風濤萬里程。
鳥羽天堂覓鄴邑，上京三紀三千七。奉使出入韭山前，方位不易指南篇。
姦宄亂生來昔夙，敢要太利通支竺。獲罪於天竟不歸，構倭殘破我藩籬。
邊氓無數受荼毒，江湖廊廟憂心腹。念言治亂如用醫，若還忌諱苦瘡痍。
封書北上黃金闕，廟廊俯憫葛菟拙。自持忠信代戈兵，良知文德聖神靈。
但將仁義作舟楫，大弓遠定扶桑穴。道廣飄飄入澳濱，策馬往見豐後（今日本九州大分縣）君。因彼部曲藏姦慝，用言忠信宣文德。叶一

⁷¹ 《日本一鑑》的面世，最初係由日本學者富岡謙藏根據上海樂善堂抄本，撰〈日本一鑑解題〉一文，發表於《藝文》雜誌，於一九一四年公諸日本學界，一般泛稱「富岡本」。現今京都大學圖書館所藏抄本亦是於一九二一年（大正十年），據「富岡本」抄錄。又京都大學國史學研究室亦藏有一部抄本，乃該所教授三浦周行據廣州中山大學藏本抄錄，通稱「三浦本」。此外尚有日本學者三ヶ尻浩，將「富岡本」、「三浦本」併而觀之，於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印刷了「三ヶ尻騰寫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典藏七種《日本一鑑》善本舊抄本。

⁷² 梁一成：《徐渭的文學與藝術》，頁40。

之禁在夷王，遣使間關苦海航。……，聞何遲，葛藟自愛葵心赤，葵藿不堪憂肉食。肉食憂時早伐謀，伐謀早紓宵旰憂。嗟彼狂愚鄭國客，況無官守無言責。萬里飄然一羽輕，寧能東海作長城。⁷³

雖然鄭舜功以使節身分赴日，與大友宗麟等西國大名（九州地區諸侯）商討處理剿寇事宜，從其用鄭國入秦此一典故可知其為密探細作。「葛藟」數句在言明自身匹夫有責於天下興亡。天下治亂亦須對症下藥，不能視而不見。然而也說明自己能力有限，只能隨波逐流，無法真正針對當時的情況對症下藥，同時此詩也敘及他自身在日本的經歷，在長途的跋涉之後，他也見到了豐後藩的領主大友宗麟，就雙方的歧見直接溝通。

這首詩前半是地名詩，幾乎全由地名堆砌而成，儼然是一篇航行指南，恐怕是當時水手航行的針路歌訣。果真如此，亦乃中國文學史上名副其實的「古水手之歌」了⁷⁴。關於這首詩與當時針路海道之間的比較，已經有學者加以討論⁷⁵。詩中的地名既是實際航行的指標，也是詩人足以傲人的生命記憶，他已經遠離想像，而是真切的人生經歷。此詩前半在某個角度上也是刻意排除個人的情志、想像的成分，藉著將這些島嶼港灣的名稱串連起來，成為一趟充滿意義的航程。後半則抒發個人的政治見解。

〈萬里長歌〉一詩在傳統詩詞當中，是一首極為奇特的例子，第一，雖然李陵、蔡琰、李後主、宋徽宗等人都有隨敵軍流離遷徙的經驗，卻只見到他們感風吟月，悲歎自身的身世，如鄭舜功以細作的身分，描寫敵方的地理與將領（豐後藩），卻是極為罕見的例子。第二，此詩詳細記錄路程上的地名，雖然以地名綴詩並非首見，但以海中島嶼，又同時牽涉到中、日、韓三國的地理環境，在中國文學傳統上也不多見，說明作者具有一種東亞整體的視野，或者在某個角度，也可以說明當時活動於東亞海域的人群的世界圖景。《日本一鑑》在海洋史方面雖然已經累積豐富的研究成果⁷⁶，但就筆者耳目所及，〈萬里長歌〉似乎尚未引起

⁷³ [明]鄭舜功：〈萬里長歌〉，《日本一鑑·浮海圖經》（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所藏抄本），卷1，頁3a-9b。

⁷⁴ 〈古水手之歌〉（“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是英國詩人柯立芝（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的名篇，此處只著眼於詩中主角身分，並非意味兩詩在思想意境上有任何共通之處。

⁷⁵ 關於《日本一鑑》相關的研究，參見中島敬：〈《日本一鑑》研究史〉，《東洋大學文學部紀要》第50集（史學科篇）第22號（1996年），頁105-139。

⁷⁶ 同前註。

詩學工作者的注意⁷⁷，作為古典海洋詩學的作品，〈萬里長歌〉具有不容忽視的重要意義。

前已言之，此際海洋詩歌的作者多半具有軍旅生活的經驗，海洋成就他們的聲名，哀樂盡付之於斯。另一方面，他們的焦慮、悵惘也來自於海洋。他們雖然也有焦慮與憂傷，但面對未來，仍舊是充滿光明的。生命的軌跡即便充滿波瀾起伏，只要堅定固守價值信仰的城堡，即便風雨如晦，終能安然渡過。著名的兵書《兵錄》一書的作者何汝賓（生平不詳，約生在嘉靖三十年前後）⁷⁸曾曰：

余春防出汛，巡歷窮洋，見波濤洶湧，瞬息異狀，每遇風雨晦冥，鯨波捲雪，蛟浪滔天，操舟者無不相顧駭愕，莫知所措，有是哉？衝風觸浪，呼吸安危而可不預知向背，漫然以從事也。因博採占驗，彙成一帙，梓以授之，俾揚颿鍾窟，制敵蜃宮，或不致履危而蹈險云。⁷⁹

何汝賓雖然並未以文名世，但這段文字卻虎虎生風。此段文字係《舟師占驗》之序文，《舟師占驗》也就是水手知識手冊的彙集。大海充滿不可預知的變數，但如果能夠循著一定的規範與倫則，仍然可以全身而退，進而揚名立萬。不知是否巧合，又與當時明朝的國運相埒，那如在風浪行走的舟船，水手即便有堅實的知識、豐富的經驗、勇壯的豪情，仍然無法抵擋天地的昏晦與風暴的襲來，終於觸礁，但在無助徬徨的時刻，海洋又成爲一種庇護與希望寄託的所在，收容所有的不安。

四、「海，固今日忠義淵藪」：末世海洋詩學中的天地崩解

明亡以後，南明抗清的軍事活動始終沒有間斷，鄭成功攻取臺灣之後，其子鄭經建東寧國，奉明正朔，以臺南爲東都。除此之外，不願接受清廷統治的人民紛紛浮海，嘗試追求全新的生活。連年的烽火征戰、離散去國的鄉愁、桃源淨土的追尋一時展現，海洋詩學與政治秩序各種不同形態的相互關係參差互見，或許

⁷⁷ 就筆者耳目所及，梁一成、廖一瑾都曾提及鄭舜功，但也都僅止於著眼於其史料價值，並未專文討論〈萬里長歌〉地理書寫的特色。

⁷⁸ 何汝賓生平歷來無考，筆者近日發現相關資料，可以考證出何汝賓生年大抵在嘉靖三十（1551）年前後，成果將在近日別文發表。

⁷⁹ 何汝賓：〈舟師占驗序〉，《兵錄》（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四庫禁燬書叢刊·子部》，第9冊影印明崇禎刻本），卷首，總頁315。值得順便一提的是：何汝賓《兵錄》一書是目前收錄西洋兵器相關資料中，所知年代最早的中文著作。

這個時期是海洋詩學作品成果最爲豐碩的一段時期。明遺民陳忱在小說《水滸後傳》第十回託借梁山泊諸人之口言道：

樂和道：「宋公明英靈不昧，故托夢與兄長。騎在黑蟒背上騰空而去，變化之象。力士稱呼大王，定有好處。我想起來，昨夜算計不通，終不然困守此地？宋公明顯聖說『徼外山川氣象雄』，必然使我們到海外去別尋事業。」李俊道：「正合我意。前日在縹緲峰賞雪，見一聲霹靂，飛下一塊火，尋看時，得一石板，也有四個字，是一樣的，至今供在神座內。」叫取來與樂和看了，道：「我當初聽得說書的講，一個虬髯公，因太原有了真主，難以爭衡，去做了扶餘國王。這個我也不敢望，那海中多有荒島，兄弟們都服水性的，不如出海再作區處，不要在這裏與那班小人計較了。」眾人齊聲道是。就把四個眾船裝好了，選二百多個精壯漁丁，扮做客商。收拾家資，載了人眷。其時正是三月望夜，燒了紙。黃昏月明如畫，開了船，出了吳淞江，野水漫漫，並無阻隔。到得海口，把船停泊，再定去向。⁸⁰（黑點爲筆者所加）

根據駱水玉的研究，《水滸後傳》其實是明遺民追尋海外樂土的心情寫照，因此這段話其實頗有陳忱自澆胸中塊壘的意味⁸¹，對於不肯服順女真政權的詩人而言，海洋成爲心情的一個出口，寄託了希望。在飄搖的風雨波瀾中，海道指引向一個幸福的國度。王忠孝（1593-1666）以下此詩可以輝映這樣的心情。詩曰：

問余何事渡橫流，爲箇綱常割不休。歲曆忽頒懷舊闕，春英乍放警新籌。

江山別徇雄風壯，書劍猶存灝氣留。佇見陽和迴北谷，何愁吾道付滄洲。⁸²

王忠孝爲鄭經幕上賓，永曆十八年（康熙三年，1664），應鄭經之邀，與辜朝薦三月東渡澎湖，四月移居臺灣，三年後病逝臺灣。此詩對於家國運邁陽九的不幸，詩人依然維持光明的樂觀。從「天公似有意，明興爲之兆」⁸³、「七朝遺迭剩殘喘，一片丹誠問重雲。也覺秋風吹瘦骨，貪開黃菊晚來芬。」⁸⁴等句不難看

⁸⁰ [明]陳忱：《水滸後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古本小說集成》，第270冊影印紹裕堂刊本），第10回，頁13a-14a。

⁸¹ 駱水玉：〈《水滸後傳》——舊明遺民陳忱的海外乾坤〉，《漢學研究》第19卷第1期（2001年9月），頁219-248。

⁸² [清]王忠孝：〈東方首春有懷〉，《惠安王忠孝公全集》（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臺灣文獻匯刊》，第1輯第5冊影印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鈔本），頁422。

⁸³ 王忠孝：〈東寧中秋有感〉，同前註，頁421。

⁸⁴ 王忠孝：〈偶感〉，同前註，頁423。

出：王忠孝晚年堅持風骨氣節，於是決意渡海而去，那堅固的信仰如同安穩的船舶，可以克服所有的艱辛與不安。在乘船前往澎湖的過程，遭逢颶風，他的信仰克服了他的恐懼與不安。其詩中云：

跼蹐漏帆下，衣衫濕侵肌。呼爐煨村酒，藉以避寒飢。
開樽雨復作，徒倚靡所之。
舟子形憂嘆，家僮懷鬱伊。何以度長宵，浩吟破悶詩。
矢志既如此，困厄莫須疑。偃臥板帆眠，輾轉畏淋漓。⁸⁵

寫航程遭逢風雨之作固然不在少數，爲了追求一個「椎結多隨漢，衣冠半是唐」⁸⁶的國度，以詩克服寂寞，以信仰克服恐懼，歷經短暫的風雨航程，尋覓一方安樂淨土。這樣的心情，彷彿我們在浪跡日本的朱舜水(1600-1682)、隱元隆琦(1592-1673)身上，也曾經歷⁸⁷。

不過這種短暫的幸福，在天崩地解的年代，畢竟也不易得。在天崩地解的年代，在另一趟航程，盧若騰（牧洲，1600-1664）描寫那些渡海量眩溺死的婦人，華年麗質化作汪洋冤魂，令人動容。詩曰：

少婦登舟去，風濤不可支。眩暈逢 蝮，豔質嫁蛟螭。
盡室爲遷客，招魂復望誰。化成精衛鳥，填海有餘悲。⁸⁸

在臺灣最早期的詩人中，盧若騰有「菩薩」之目，其菩薩心腸具見於其諷喻歌行諸篇。此種詩體淵源老杜，變化於樂天，人所共見，自不待言。牧洲詩記當時人情風土最詳，甚至鄭氏部隊擾民情狀亦一一經眼錄下，頗可作當日史料觀⁸⁹。婦女面目的模糊是海洋詩學目前最大的遺憾之一，從徐渭〈龔山凱歌〉到盧若騰此詩，以及另一首〈殉衣篇爲許爾繩妻洪氏作〉諸詩並而觀之，不難發現：這些婦女的身分多半是戰士的妻女，就詩學傳統觀之，當是「邊塞／閨怨」一類主題的延伸⁹⁰。在通往幸福的道路，卻是無盡的風霜與艱辛。王忠孝秉持著唯一的信

⁸⁵ 王忠孝：〈同辜在公年兄抵澎湖坐漁舟風雨大作賦此志感〉，同前註，頁420。

⁸⁶ 王忠孝：〈東郊行〉，同前註，頁422。

⁸⁷ 關於這點，詳參拙作：〈隱元禪師詩歌中的兩種聲音：以晚年詩作爲中心〉，收入葉國良、陳明姿編：《日本漢學研究續探：文學篇》（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頁157-186。

⁸⁸ [明]盧若騰：〈將士妻妾汎海，遇風不任眩暈，自溺死者數人；作此哀之〉，《島噫詩》（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8年），頁34。

⁸⁹ 廖一瑾：《臺灣詩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頁91。

⁹⁰ 邊塞詩與閨怨詩的關係，可以參見任文京：《唐代邊塞詩的文化闡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頁186-212。

仰，義無反顧的投奔他鄉樂土，畢竟是寥若晨星的受選之民。內心時而激越、時而低徊，如同洋流的相互激撞，或許是我們在此充滿艱難的娑婆世界（缺陷世界）時時刻刻不得不爾的真實情狀。與王忠孝義無反顧的掉臂而行不同，盧若騰對人世有更多深情的諦視與迂迴的思考。盧若騰〈東都行〉一詩對環繞當時渡海開臺種種複雜的背景與脈絡有深入的思考，詩前有序文，曰：「澎湖之東有島，前代未通中國，今謂之東番。其地之要害處，名臺灣。紅夷築城貿易，垂四十年。近當事率師據其全島，議開墾立國，先號為東都明京云。」詩云：

海東有巨島，華人舊不爭。南對惠潮境，北盡溫麻程。
紅夷浮大舶，來築數雉城。稍有中國人，互市集經營。
虜亂十餘載，中原事變更。豪傑規速效，擁眾涉滄瀛。
於此闢天荒，標立東都名。或自東都來，備說東都情。
官司嚴督趣，令人墾且耕。土壤非不腴，區畫非不平。
灌木蔽人視，蔓草窳人行。木杪懸蛇虺，草根穴狸鼯。
毒蟲同寢處，瘴泉任飪烹。病者十四五，聒耳呻吟聲。
況皆苦枵腹，鋤鍤孰能擎。自夏而徂秋，尺土墾未成。
紅夷怯戰鬥，獨特火器精。城中一砲發，城下百屍橫。
林箐深密處，土夷更猙獰。射人每命中，竹箭鉄鏢並。
相期適樂土，受塵各為氓。而今戰血濺，空山燐火盈。
浯島老杞人，聽此憂惇惇⁹¹。到處逢殺運，何時見息兵。
天意雖難測，人謀自匪輕。苟能圖匡復，豈必務遠征。⁹²

此詩前半敘事，以論議作結。筆法平易，幾不用典，一任白描，更近樂天。如果不是結句帶著反詰的語氣，此詩幾可視作鄭氏開國史詩。此詩備言鄭氏部隊與荷蘭人對峙交戰的景況，且可與當時相關史料並而觀之，描寫戰爭原來當時軍士既受到荷人火炮的威脅，也需要提防林中的原住民，這首詩描寫了部分戰爭的細節，其血光四濺、砲聲交響的情景十分動人，滿山鬼火，暗寓萬骨已枯的反戰思想。「或自東都來」即指通事何斌，具見《臺灣外記》⁹³。從這首詩的結尾來看，對於鄭成功放棄金、廈，直取臺灣一事，盧若騰似乎不甚認同，以為須在

⁹¹ 「聽此憂惇惇」句中「惇惇」疑係「惇惇」之誤。

⁹² 盧若騰：〈東都行〉，《留庵詩文集》（金門：金門縣文獻委員會，1970年），頁12。

⁹³ [清]江日昇撰，劉文泰等點校：《臺灣外誌》（濟南：齊魯書社，2004年），卷11，頁160-161。

金、廈地方勵精圖治才是，這與張煌言的立場是一致的⁹⁴。

張煌言(1620-1664)常年經略海上，雖兵馬倥傯，亦不廢吟詠。其〈滄州行〉、〈閩南行〉皆寫實戰紀錄，動人心魄，是討論中國海戰詩系譜時不容輕輕看過的巨篇。從文天祥到張煌言，幾乎可以說：描寫細節與情景的海戰詩，幾乎都出自末世孤臣的手筆，此刻的戰爭沒有掠奪財富、滿足慾望的歡樂，是理想最後的實踐，藉著穿越死亡，嘗試在青史中常存。張煌言自言：「浮槎非我好，戀戀爲衣冠」⁹⁵，其不欲渡海之志甚明。對張煌言而言，海不是通往樂土的航道，而是生命價值藉以成就的洪爐。其曰：

夫海，固今日忠義淵藪也。中多古嶠，逋臣處士，率抗節其間。⁹⁶

對張煌言而言，海不是通往幸福的道路。海本身，就是幸福的所在。他常以田橫自況，「似聞徐偃軍皆散，豈意田橫客未捐。四海總憑孤劍在，紫霓應傍斗牛躔」⁹⁷、「虛傳馬渡江皋外，尙憶龍潛海嶠中」⁹⁸，他也知道大勢幾無可爲，然而他的信仰，他的價值都不容他放棄這殘山剩水的最末一隅。當衆人隨鄭成功赴臺經營，他也只能心痛。當得到友人的書簡時，他的心情是「寄語避秦島上客，衣冠黃綺總堪疑」⁹⁹，海洋是他生命終極價值最重要的實踐場所，他的夢想、他的哀樂都與海濤浪影相伴。在風雨飄搖的時代，他的價值信仰如同一索深重自持的鐵錨，穩扣著旋轉的乾坤。儘管大勢去也。以下此詩最能寫其精神，詩云：

春濤擁艦儼宸居，雪舞風迴寒滿裾。簫鼓浮空停曉箭，樓臺幻影隱仙輿。

帳中絕少傳柑宴，幕下偏能倚馬書。共道六鼇來海上，如何照夜只鯨魚。¹⁰⁰

就筆者耳目所及，這是明清時代最好的海洋詩之一。神話與現實相互交織，寄託想像之餘，也同時抒發個人的情懷壯志，又不失將軍頭領身分，經由適當的用

⁹⁴ 當時反對鄭氏攻取臺灣的人大有人在，詳參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下冊，頁1183。另外，盧若騰曾致書張煌言，備言其與張煌言一致之立場，不滿鄭氏之意躍然紙上。見盧若騰：〈與張煌言書〉，《留庵詩文集》，頁84。張煌言亦有書覆之，見〔清〕張煌言：〈復盧牧舟大司馬若騰書〉，《張忠烈公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年《續修四庫全書》，第1388冊影印清傅氏長恩閣鈔本），卷2，頁11a-b。

⁹⁵ 張煌言：〈島居〉其六，同前註，卷5，頁5a。

⁹⁶ 張煌言：〈羅子木論詩序〉，同前註，卷1，頁4b。

⁹⁷ 張煌言：〈傳聞閩島近事〉，同前註，卷9，頁8b-9a。

⁹⁸ 張煌言：〈悲憤〉其二，同前註，卷9，頁10b。

⁹⁹ 張煌言：〈得故人書至自臺灣〉其二，同前註，卷9，頁8a。

¹⁰⁰ 張煌言：〈元宵舟次步賓從韻得魚字〉，同前註。

典，讓歷史與當下的情境產生對話的境界。此詩記上元舟次，故多用仙家語。頭一句雖是寫景，又同時是夢境。風雪既是冬日實景，又暗寓時事艱難之意。三四句講行伍旁午，難得停火片刻，便同神仙逍遙。五六句講將士同心，又多「上馬橫槊賦詩，下馬倚聲填詞」的文武兼才，末尾以問句做結，表示親歷鯨波，非徒只是「流觀《山海經》」而已。既有對固有價值系統的質疑，又有個人的懷抱與嚮往；既沒有過分天真的幻想，也沒有從艱難的現實撤守逃避的自私；更難得的是：聲律浮響、意象井然、意蘊深厚。對張煌言而言，當大地遍滿敵軍，只剩下海是真正的淨土。人生豈不艱難，死如之何？去如之何？張煌言被執以後，作長篇騷體〈放歌〉一詩最能見其在各種思潮激流相互激撞震盪以後，宛若經歷一程狂暴的風雨之後，覓得一港靜深錨泊的百端心緒。

張煌言之詩，痛烈之中有逍遙，風骨之中有談笑。用典適切靈活，詩格高華，不走平易淺俗一路，幾社力主雅正之音，蒼水得之深矣。又以山河破碎，不得已出以變雅之風，觀張煌言詩，雖然雜用宋典（但主要是取用文山、疊山相關事典），今觀其詩風，聲律的切，幾乎不涉宋以下「俚俗卑易」雜調（徐孚遠與之相彷彿），此自是大樽（陳子龍）以降之幾社遺緒。全祖望曾承徐孚遠之意，評張煌言之詩曰：「古來亡國之大夫，其音必淒楚鬱結，以肖其身之所涉歷，蓋亦不自知其所以然者也。獨（張煌言）尙書之著述，噌吰博大，含鐘應呂，儼然承平廟堂巨手，一洗亡國之音。」¹⁰¹謝山此序並非是虛應故事，而是示人金針，懸於頂門。當眾人感佩於張煌言的剛毅風節之際，徐孚遠與全謝山能讀出張煌言詩中不廢的格調，高古的聲律，確乎隻眼獨具，不愧一時手筆。令人動容的不只是張煌言堅持節義風操的義行壯舉，還有對詩的喜愛與堅持，甚至那雅正的格調，他也不曾忘懷。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其曰：「余於丙戌始浮海，經今十有七年矣，其間憂國思家，悲窮憫亂，無時無事，不足以響動心脾，或提師北伐，慷慨長歌；或避虜南征，寂寥低唱；即當風雨飄搖，波濤震蕩，愈能令孤臣戀主，遊子懷親。豈曰亡國之音，庶幾衰世之意。」¹⁰²也就是說：詩始終與他的生活相伴隨。承載著他的心情起伏，面對著陸沉的神州，友朋四散，「十年心事半江湖，浮泊真同五石瓠」¹⁰³的飄零生涯，張煌言的生命寄託在海，也在詩。詩也是他的海洋，浮沉哀樂，長歌低唱。張煌言的氣骨如同一座孤獨島嶼，挺身對

¹⁰¹ [清]全祖望：《張忠烈公集·原序》，收入同前註，卷首，頁1a-b。

¹⁰² 張煌言：〈奇零草序〉，同前註，卷1，頁6b。

¹⁰³ 張煌言：〈答紀石青年丈乙未〉其二，同前註，卷8，頁1a。

抗著潮流的遷遷撞擊。傲岸地堅持著自己永恆的理想，那不凜的風操，還有，響亮的格調¹⁰⁴。

五、暫代結語：一趟未竟的航程

張煌言、鄭經在東南沿海與清廷抗衡，從清政府的角度來看，正是「海氛不靖」的典型寫照。施世綸隨其父施琅於康熙二十二年征臺，攻克澎湖時，寫下「煙消¹⁰⁵烽火千帆月，浪捲旌旗萬里風。生奪湖山三十六，將軍仍是舊英雄」¹⁰⁶的詩句，以壯行色。將臺灣納入版圖以後，康熙二十九年來臺擔任臺灣水師協左營守備的王善宗（生卒年不詳，康熙十八年武進士）寫道：

巍峨臺榭築邊城，碧海波流水有聲。濟濟登臨供嘯傲，滄海喜見一澄清。¹⁰⁷
「碧海波流」、「喜見一澄清」，謂喜見清廷統治之意也。喜見江海澄清，即「海不揚波」之意，非徒寫景而已。海洋代表一種不安定、騷動的抗爭，在清廷一統海疆之後，世界進入了一個新的秩序，於是他又如是寫道：

華亭藻稅接詞場，碧水長流遍海疆。滾滾波濤聲不息，斐然有緒煥文章。¹⁰⁸
此詩形容清朝文治遠溥四海，「碧水長流」即「清」之意。海之真主，龍也。《周易》之〈乾〉卦初九：「潛龍勿用」，《大象傳》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處「波濤聲不息」謂天子勤奮政事，德被四海，盛世人才輩出。如今海氛已靖，天子聖明，武功與文治皆名垂千古。總兵官詩格如此，可以想見其為人，緣於今人不識面目，徒因其組詩之名而喜為稱之，固忘其真意也。事實上，王善宗〈臺灣八景〉此組詩作與其後寫景為主的同名組詩不同，是時此組作品仍然滿含明清之際的政治寓意，不能徒以單純寫景之作視之。

綜上所述，海洋詩學是一飽含能量的場域。以上從治世的使節出海、亂世的將軍靖海、末世的孤臣渡海三種角度出發，就海洋詩作與政治秩序之間的關係加以檢視，並嘗試發覆詩人在詩作中潛藏的心緒，如何託借與海洋相關的意象修辭

¹⁰⁴ 廖可斌曾就張煌言詩風與明代復古派的關係加以討論，見廖可斌：《復古派與明代文學思潮》（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下冊，頁668-674。

¹⁰⁵ 疑當作「硝」。

¹⁰⁶ [清]施世綸：〈克澎湖〉，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全臺詩》（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5年），第1冊，頁179。

¹⁰⁷ [清]王善宗：〈澄臺觀海〉，同前註，頁190。

¹⁰⁸ 王善宗：〈斐亭聽濤〉，同前註。

相互表露。並從當時的社會文化脈絡，重新尋繹古典海洋詩學當中的人生觀與價值信念，及其對今日社會的啓示。並且以海洋為中心，重新體現自我與他者、中心與周緣位置關係的不同層次，可能是和平，可能是戰爭；或許是淨土無盡的追尋，或許是立地當下成仁。就文字風格而言，俚俗淺易與律呂黃鐘可以同時競唱而互不相害。就作者的組成而言：有使節、武將、細作、理學家、孤臣、遺老，他們體現了不同的信仰與價值追求。海洋不僅是中國古典文學傳統中，一個具有多層次意涵與書寫方式的主題，也是一個具有高度形塑動能與統括視野的美感意境。在前人所探發的航道上重新啓航，領略迎面的天風海濤，我們的視界與胸襟也在海洋詩學的撞擊與激盪之下，高廣、壯闊，熱力四射。

長島怪沫、忠義淵藪、碧水長流

——明清海洋詩學中的世界秩序

廖肇亨

中國與海洋關係密切，海洋詩學應是一飽含能量的場域，但長久以來卻被忽略擱置。本論文以海洋詩學為題，主要在詮解明清海洋詩學當中世界圖像與天下秩序的不同層次，並檢視詩歌當中潛藏的政治姿勢，企圖將此本應多有發展卻長久以來為文學史、批評者所忽略的論題，以海洋詩為觀點切入，企圖開拓其重寫文學史、重啟批評對話的端緒。

明清海洋詩學充分地體現出無一不可入詩的混雜性 (hybridity)，與當代文化特質遙相呼應，本論文僅就政治體制相關的層面加以探討。從治世的使節出海、亂世的將軍靖海、末世的孤臣渡海三種角度出發，觀察使節詩歌所蘊涵的政治理想、海戰詩歌的政治圖像，乃至亡國之臣的渡海漂泊身世，就海洋詩作與政治秩序之間的關係加以檢視，並嘗試發覆詩人在詩作中潛藏的心緒，如何託借與海洋相關的意象修辭表露。

另外則從當時的社會文化脈絡，重新尋繹古典海洋詩學當中的人生觀與價值信念，及其對今日社會的啓示；中國的海洋詩歌以海洋為中心，又如何和平、戰爭、理想淨土的追尋等價值選擇中，重新體現自我與他者、中心與周緣位置關係的不同層次。就文字風格而言，俚俗淺易與律呂黃鐘可以同時競唱而互不相害。就作者的組成而言：有使節、武將、細作、理學家、孤臣、遺老，他們體現了不同的信仰與價值追求。海洋不僅是中國古典文學傳統中，一個具有多層次意涵與書寫方式的主題，也是一個具有高度形塑動能與統括視野的美感意境。

關鍵字：海洋詩學 琉球 倭寇 徐渭 張煌言 明清文學

The World Order in the Maritime Poetic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LIAO Chao-heng

Many notable works have recorded marine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cultural exchanges, which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the ocean in Chinese history. However, the interrelation between maritime culture and Chinese literature has been overlooked. I explore the various levels and images of the political order in maritime poetic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this paper, trying to examine the unexplored issues of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entities in the diversified world order under the tributary system in the Ming dynasty.

Due to its hybrid nature, maritime poetics has too many varieties in content to be discussed thoroughly in a paper such as this, which focuses only on the political order reflected in the maritime poetry of Ming and Qing. Three parts constitute this paper: the first part discusses the maritime poetry of those emissaries who crossed the sea in peaceful times, the second analyzes works about sea battles, and the third explicates the voices of the loyalists that faced the sea at the time of the fall of the Ming empire. The varieties of literary works also show that there are countless possibilities in the maritime poetry of Ming and Qing.

Also, I examine the mutually illumina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lf and the other, focus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nge in the world order and literary works in the maritime poetry in the Ming and Qing. A particular achievement of the literature of Ming and Qing, maritime poetry enriches Chinese literature beyond our current knowledge.

Keywords: maritime poetry Ryukyu (Okinawa) Japanese pirates Xu Wei
Zhang Huangyan Ming-Qing literature

徵引書目

- 丁耀亢：《丁耀亢全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
- 尹向東：〈論徐渭的抗倭詩〉，《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第22卷第2期，1995年4月，頁121-125。
- 王士禎：《池北偶談》，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王夫之：《明詩評選》，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7年。
- 王守仁撰，吳光等校：《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 王廷相著，王孝魚點校：《王廷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 王忠孝：《惠安王忠孝公全集》，收入《臺灣文獻匯刊》第1輯第5冊，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年。
- 王國良：〈倪謙《遼海編》與《庚午皇華集》〉，《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二輯，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王茵：〈明清冊封使別集中琉球史料舉隅〉，《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第6期，2006年12月，頁111-129。
- 王璦玲：《晚明清初戲曲之審美構思與其藝術呈現》，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5年。
- 元賢編：《鼓山志》，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235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6年。
- 任文京：《唐代邊塞詩的文化闡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 《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全祖望：《張忠烈公集·原序》，張煌言：《張忠烈公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8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年。
- 全臺詩編輯小組編撰：《全臺詩》，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5年。
- 朴現圭：〈《皇越詩選》所載越南與朝鮮使臣酬唱詩〉，《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 朱雙一：《閩臺文學的文化親緣》，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
- 江日昇撰，劉文泰等點校：《臺灣外誌》，濟南：齊魯書社，2004年。
- 何汝賓：《兵錄》，收入《四庫禁燬書叢刊·子部》第9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
- 呂妙芬：〈儒釋交融的聖人觀：從晚明儒家聖人與菩薩形象相似處及對生死議題的關注談起〉，《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2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9年12月，頁165-207。
- _____：《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踐》，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
- 李桓輯：《國朝耆獻類徵》，揚州：廣陵書社，2007年。
- 李漁：《憐香伴》，收入《李漁全集》第4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 李劍亮：〈中國古典詩賦中的「海」意象〉，《浙江海洋學院學報》第16卷第3期，

1999年9月，頁21-25。

- 沈德潛：《清詩別裁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 汪暉：《帝國與國家》，收入《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
- 谷川渥著，許菁娟譯：《幻想的地誌學：虛構地圖大旅行》，臺北：邊城出版社，2005年。
- 叔本華著，石沖白譯，楊一之校：《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
- 周焯：《海山存稿》，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9輯第29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2000年。
- 周群、謝建華：《徐渭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
- 俞大猷：《正氣堂集·續集》，收入《四庫未收書輯刊》第5輯第20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2000年。
- 馬凌雲：〈唐前江海賦〉，《柳州師專學報》第21卷第1期，2006年3月，頁34-36。
- 徐玉虎：〈明冊疏使郭汝霖李際春著作遺存琉球考〉，收入中國明代學會主編：《明人文集與明代研究》，臺北：中國明代研究學會，2001年。
- 徐崙：〈明代抗倭戰爭的詩人徐文長〉，《學術月刊》第8期，1962年8月，頁35-41。
- 徐渭：《徐渭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徐葆光：《中山傳信錄》，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2年。
- 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 張如安、錢張帆：〈中國古代海洋文學導論〉，《寧波服裝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2期，2002年12月，頁47-53。
- 張煌言：《張忠烈公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388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2002年。
- 張瀚：《松窗夢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
- 戚繼光撰，王熹校釋：《止止堂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 曹虹：〈論董越朝鮮賦——兼談古代外交與辭賦的關係〉，《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
- 梁一成：《徐渭的文學與藝術》，臺北：藝文印書館，1977年。
- 梁章鉅：《東南嶠外詩話》，福建圖書館藏文儒坊陳仁權刊本。
- 梁嘉斌：〈唐施肩吾事蹟及其島夷行詩考證〉，《琉球及東南諸海島與中國》，臺中：私立東海大學，1965年。
- 郭汝霖：《石泉山房文集》，收入《四庫存目叢書·集部》第129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 陳大道：〈明末清初「時事小說」的特色〉，《小說戲曲研究》第三集，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0年。
- 陳心心、何美寶：〈唐以前的海賦研究——以 Eliade 的宗教理論為基礎的分析〉，《中外文學》第15卷第8期，1987年1月，頁130-150。
- 陳忱：《水滸後傳》，收入《古本小說集成》第27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 陳益源：《王翠翹故事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01年。

- _____：《蔡廷蘭及其海南雜著》，臺北：里仁書局，2006年。
- 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 陳寶良：〈晚明的尚武精神〉，中國明史學會主編：《明史研究》第一輯，合肥：黃山書社，1991年。
- 馮玉榮：〈晚明幾社文人論兵探析〉，《軍事歷史研究》2004年第2期，頁155-160。
- 黃任：《鼓山志》，收入《中國佛寺誌叢刊》第97-98冊，揚州：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
-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收入《黃宗羲全集》第1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
- 黑格爾著，謝詒徵譯：《歷史哲學》，臺北：水牛出版社，1997年。
- 楊士奇：《明太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年。
- 鄒元標：〈石泉山房文集序〉，郭汝霖：《石泉山房文集》，收入《四庫存目叢書·集部》第129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年。
- 廖一瑾：《臺灣詩史》，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
- 廖可斌：《復古派與明代文學思潮》，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
- 廖肇亨：〈藥地生死觀探析——以《東西均》與《藥地炮莊》為討論中心〉，收入鍾彩鈞、楊晉龍主編：《明清文學與思想中之主體意識與社會——學術思想篇》，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4年。
- _____：〈隱元禪師詩歌中的兩種聲音：以晚年詩作為中心〉，收入葉國良、陳明姿編：《日本漢學研究續探：文學篇》，臺北：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5年。
- 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鄭舜功：《日本一鑑·浮海圖經》，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所藏抄本。
- 盧若騰：《島噫詩》，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8年。
- _____：《留庵詩文集》，金門：金門縣文獻委員會，1970年。
- 蕭子顯：《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臺北：世界書局，1985年。
- 駱水玉：〈《水滸後傳》——舊明遺民陳忱的海外乾坤〉，《漢學研究》第19卷第1期，2001年9月，頁219-248。
- 駱玉明、賀聖遂著：《徐文長評傳》，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
- 羅宗濤：〈從漢到唐詩歌中海的辭彙之考察〉，《中山人文學報》第9期，1999年8月，頁205-223。
- 譚家健：〈漢魏六朝時期的海賦〉，《聊城師範學院學報》2000年第2期，頁84-89。
- 中島敬：〈《日本一鑑》研究史〉，《東洋大學文學部紀要》50集（史學科篇）22號，1996年，頁105-139。
- 夫馬進：《使琉球錄解題及び研究》，沖繩：榕樹書林，1999年。
- 木下順庵著，木下一雄校釋：《錦里文集》，東京：國書刊行會，1982年。
- 石川忠久：〈文學に表れた海——中國と日本〉，收入古田敬一編：《中國文學の比較文學的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86年。

村井章介：《東アジア往還——漢詩と外交》，東京：朝日新聞社，1995年。

青木正兒：《青木正兒全集》，東京：春秋社，1970年。

濱下武志：《朝貢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東京：岩波書局，1997年。

Fairbank, John 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Idema, Wilt L., Wai-ye Li and Ellen Widmer, eds. *Trauma and Transcendence in Early Qing Litera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